

英语学科建设中的文化自觉与自决

王庆奖¹, 陈文慧²

(1. 昆明理工大学 外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文化自觉与自决是英语学科建设的敏感点, 把握好文化自觉与自决永远是英语学科建设的责任和要务。在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英语学科建设必须抛弃文化上的学徒心态, 在借鉴域外文化的进程中捍卫自身的文化版图, 以此构建学科的立足之所, 并在文化交流与转换的“二度符号化”过程中创新文化观念, 同时注重学科目标的终极关怀, 让英语学科脱离唯工具论的窠臼, 重新回到其基本任务和使命上来: 在语言习得的基础上对域外域内文化进行编码解码, 最终实现跨文化交流。这也是英语人必须秉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立场。

关键词:英语学科; 学科建设; 文化自觉; 文化自决; 文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117-04

Th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 Self-determination in Chines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stitutions

WANG Qing-jiang¹, CHEN Wen-hui²

(1.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is the trigger point for Chines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ar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fundament for the institu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cultural apprentice-mindedness for our learners and defend our own cultures in the progress of learning the exotic cultures with the global backgrounds. Thus, Chines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an be constructed and new cultural concepts can be created dur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ultimate goals of the institutions earn more attention and learners make Chinese English break free from the old function as a tool to return to its original task and mission –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intra-domain and exotic cultures based on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to achiev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ultimately, and these are also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or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to follow strictly.

Key wor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isciplinorg progress; cultural self-awareness;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 cultural teaching

一、引言

这几年, 有两件事于笔者看来折射了国人在文化上的学徒心态。一是, 达芬奇家具事件; 二是, 在某个电视音乐节目中, 有人把西方的美声与歌剧归为高雅音乐, 但居然把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传统与民间音乐排除在外。此二事不禁让我们意识到, 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虽然已经达到了刘康先生所说“如今风水轮转, 东土朝圣取代西天取经, 看来已成定局”^[1]的地步, 但是国人的学徒心态似乎没有改变, 崇洋媚外之风依然盛行。

美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感叹! 1776 年独立建国后,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世界地位迅速提高, 美国人在欧洲大量留学并向欧洲学习, 发展景象颇似如今的中国。但那时美国的文化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亚文化, 根本就没

有自己的文化。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还是其它, 美国都无法称自己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化的国家。19 世纪中叶, 情况发生了变化。爱默生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说《美国学者》, 吹响了文化独立的号角, 堪称美国文化独立与自觉的宣言。实际上, 在美国建国以后不长的时间里, 就有一批学者意识到文化独立的重要性, 文化独立的愿望空前强烈。结果在美国人民的努力下, 大约从 19 世纪起美国逐渐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文学上有梅尔维尔、库珀、惠特曼、马克·吐温等影响世界文坛的巨匠; 哲学上有爱默生、杜威、梭罗等享誉世界的哲学大师; 语言学上韦伯斯特大词典令美国英语耳目一新; 历史学上则尤以特纳及其边疆理论而著称于世……这些学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成就非凡,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美国的文化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的文化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若要成为真正的强国, 不仅政治、军

收稿日期: 2012-07-09

作者简介: 王庆奖(1963—), 男, 广东梅县,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文化与文化批评研究。

事和经济要强大,文化更要独立自觉;真正的国家强大与文化的独立和自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反观当今的中国,坐拥几千年的文化资源,却还要亦步亦趋地在思想理论上跟随西方,不禁让人掩卷长叹。如今,我国英语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笔者认为,这在较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不能自觉和学徒心态导致的。这里,不妨提出来讨论,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二、英语学科:危机与文化自觉

(一)论文中的写作立场

纵观这几年我国英语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连读本科生了)的写作立场,感觉到这些论文在文化方面存在一些问题:1. 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场;2. 没有文化上的自我身份识别;3. 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4. 学习外国文化的目的不甚明确,缺少终极关怀。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如果要站在科学的巅峰,就必须要有理论思考。作为研究国外文化学科的研究生,当然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并且应该了解异族的思想,汲取其文化的精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现在很多研究生在写作时,几乎没有自己母国的文化立场,完全把自己的意识思维纳入到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从而消解了自己文化的话语体系,即便是在遇到自身的问题时,如研究国内英语教学问题,也往往倾向于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体系中思考或寻求解决的办法。殊不知,中国是学习英语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英语教学上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并有很多的数据和语料。对这些,反而应该是西方学者针对我们的情况进行研究,向我们学习。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语料和数据当做产生和发展理论的养料,而更多地只是在西方理论中寻求解释和办法。同样在研究西方的文学文化理论方面,论文的讨论也缺乏与自己的文化经验相比较,缺少可以从别人理论中得到有益于自己的文化建设的启示。很多论文只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了西方的作品而不知道这样的写作对自己文化的意义,从而丧失了母国的文化立场和自身的文化身份,最终麻痹了自己的文化意识。

(二)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单向度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英语学科中,目标国家文化的课程设置似乎并没有正式地列为一个必修的模块,其中跨文化交际或者跨文化交流的教学和研究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对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过于宽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国人针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尚未走出学徒心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英语学界在跨文化交际的引入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跨文化交际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

只不过这种存在作为理念还处于忽明忽暗的境地。换句话说,文化交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受到学科特点抑或是学科特点所形成的心态所限,文化交际教学的定义、概念和范围都在很大程度上比较单一,文化交际的理解和教学内容都局限在语言这个向度上,从而形成了单向度的教学模式。虽然文化交际大都强调语言和非语言这二个层面,但是在非语言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际依然强调的是非语言的符号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而从符号学的角度和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非语言层面的跨文化交际仍然属于语言的向度。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模式单一性便成为文化交际这门课程的最大特点之一。

文化交际的语言单向度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对文化的知识创造即对文化的研究过分单一和狭窄,从而导致了文化交际只注重语言符号的向度研究,而不甚强调内涵思想的抽象转移。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研究的范围和视野针对的重点是文化背景下语言和符号所产生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之间的交流技巧和交际技术。前者重在研究语义所产生的信息交换,后者重在研究符号所产生的信息交换。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教学突出了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的内容,人际交往也重在应用这些语言和非语言的技巧。这种单向度的研究、教学以及实践应用导致了研究范围过分狭窄、教学内容过分单调的局面。^[2]虽然在这二三十年的历程里,对文化交际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文化交际和交流的实践中,文化交际和交流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这个向度上,也广泛应用于外贸、对外交流、甚至是跨国企业等行业。如外贸活动中的谈判、对外交流中的礼仪、跨国企业中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身份之间的人际交往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同时文化交际与交流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与非语言的交换维度,而是包含着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足见跨文化交际不仅是一门由语言文化产生的课程,也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实用学科。但从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的科学研究很少看见上述领域的元素,这导致我们视野越来越封闭,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教学目标越来越缺乏思想与灵魂。

(三)英语学科的工具性

目前在中国,英语学科已经被普遍认为不是一个思想学科甚至不是一门学科,其作为一个学科的名头已经被很多人遗忘,更多的人则把英语看做是一门工具。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两个,即社会的外在因素和英语学科自身的内在因素。

就外在因素而言,在我国现实社会,英语被看做是获取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出国留学资格、就业资质等等的一种工具,于是考试、应试就成为了教学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而在这个国家的英语市场

中则形成了一个培训、出版和考试的巨大产业链,刺激着英语学科不断地凸显其工具性。在英语学科内部,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自觉地强调了英语学科的工具性,“把语言技能的培养作为公共外语教育的目的”^[3],因此在英语市场的喧嚣中不少英语教师逐渐脱离了英语学科的思想本位、哲学本位和文化本位,形成了英语教师针对这些本位的集体失语,导致英语学科本身也迷失了自我,沦为工具性学科。设置英语学科是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针对世界上最先进的英语国家文化进行研究、了解和学习,以便能够适时借鉴、为我所用。而英语学科没有承担思想传递的功能,背离了思想文化内涵的本位,不能不说是英语学科的一种悲哀。不仅如此,英语学科这种重工具性、轻人文性,重外在、轻内涵,重物性、轻人性,重理性、轻知性的现象,还会导致思想价值和理想目标的缺失,导致创新精神的不足。所以,在我国大陆,“思想的产生往往在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而不是最早和最接近外部世界的外语学科,这与台湾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一个国家的思想建设来说是很不利的”^[4]。实际上,英语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如果过分强调英语学科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那么其人文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亡。如果英语学科丧失了思想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功能,那么文化的自觉和自决就会成为一种奢谈。

(四) 外语院系设置的学徒心态

清末以来,外语学院或者外语系的设置在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里似乎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设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方便向西方学习(包括苏联)。实际上,中国的外语学科的设置可以追溯到清华学堂的外语专修科。那时的中国,国门洞开,国人眼中看到的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技、优雅文明,于是痛恨自己国力的柔弱、文化的落后,认为“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5]于是,国家的教育政策就把外语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学科而加以设立。自此,西学东渐,国人的学徒心态陡然产生。

一百多年来,中国产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一次是在清末,另一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比较这两次的对外开放,虽然动机不同,历史条件也不一样,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本土文化的失落感造成了对西方的文明羡慕。第一次开放似乎还不是很那么臣服西方的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的传统也部分地得以保留。但第二次开放则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我们许多人逐渐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导致了对域外文化的盲目崇拜。不可否认的是,在学习外来文化和寻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话

语环境当中,慢慢地忘却了自己的文化根底,最终过分地依附于人而失去了文化的自觉。这是我们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无不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外国文化专业的教育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

放眼全世界的大学,尤其是西方的大学,其很少有“外语学院”的名头,也没有类似的教学机构设置,更多的是以语言文化学院或者语言学系为名称。外语学院之所以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存在学徒心态,总想通过大规模的外语学习来迅速帮助我们掌握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经验。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我国不少高校外语院系在本科层面就基本忽视汉语课程或者中国文化类课程的建设,只有为数极少的还在本科一二年级开设现代汉语课,在三四年级开设古代汉语课,而到了研究生这个层次,这类课程就几乎绝迹了。英语学科设置上文化身份的缺失,英语教学中自身文化的淡忘以及心理惯性中学徒心态的存在,很难让英语学科具备文化的自觉,也更谈不上文化的自决了。

三、英语学科:建设与文化自觉

(一) 走出学徒心态

纵观目前的国际形势,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汉语逐步走向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学习我国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我国外交学院张唯如教授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中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6]张教授还认为,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有“四超”和“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6]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充分的理由和积淀去摆脱文化上的“学徒心态”,如同爱默生在19世纪所说的那样(胡适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建立不起文化的自我意识,那英语学科的存在最终真的只会是传播他人文化的工具,是拾人牙慧和亦步亦趋的附庸学科。因此,走出学徒心态既是英语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英语学科自我“拯救”的重要前提。而我们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就是我们英语学科文化自觉与自决的根基,是走出学徒心态的强大基础。

(二) 捍卫文化版图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借鉴域外文化并同时捍卫自身文

化,是英语学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正如学者们所言,全球化不是简单的“通用”,更不是同化,而是应更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国家、地区);只有固守住民族的文化版图,才能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29}因此,英语学科的任务除了引进先进的文化理念,还应该在借鉴的同时捍卫自身的文化版图。

但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现存的国际文化传播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秩序。一些国家因为实际支配着更多的资源,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传播的不对等是显而易见而又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不对等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比,大多表现为人的‘贸易顺差’,即前者流向后者的量远远超过后者流向前的量。而强势文化在流向弱势文化的同时,也把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带入了弱势文化。如果弱势文化缺乏主体性,缺乏对本族文化的固守意识,长此以往,就只会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物,从而成为新的被殖民国家、被殖民民族。”^{[7]29}因此英语学科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虽然整个地球村“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但中国的英语学科必须努力保持或加强自身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8]捍卫文化版图不仅是英语学科的基本责任,也是英语学科的立足之所。

(三)创新于文化的“二度符号化”与阐释学

英语学科的文化创新何以可能?我们认为机会就在于文化交流和转换过程中的“二度符号化”。所谓的“二度符号化”是指,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自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7]96}对文化而言,如果甲、乙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文化转换便站在甲乙之间,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文化的转换先和甲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共同完成一次文化符号化过程,紧接着又和乙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号化过程,我们把文化转换所进行的两次符号化过程称为文化“二度符号化”。^{[7]96}英语学科的基本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英语语言习得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流,也就是对域外文化进行文化编码和解码。这个过程自然会产生中国视觉中的文化阐释学。简单地说就是引进域外文化、推介自身文化。在这种引入和推介的过程中使域外和自身文化“二度符号化”,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翻译或者转换。

在文化转换的“二度符号化”过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阐释学必定出现。首先,各个民族的文化经验都是独特的,保持着历史传统的基本“自我”。这里所谓的“自我”,不仅包括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更是“属于主体个我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把这种“自我”看作是一种“先验自我”或者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其次,独特文化基因

所导致的文化事件必然与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的事件不同,而后天的社会生活实践的亲身经历形成了“经验自我”。^[9]因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社会经历就自然定义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后天基因。由此基因所导致的社会事件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气质。对这种各种文化基因构成的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进行理解和解释(即阐释学),便成为外语学科的任务与使命。而以英语语言为基础的“二度符号化”文化转换和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文化阐释学,必将是英语学科赖以生存的学术根基,同时也是其创新的机遇和平台。

(四)重视英语学科的终极关怀

大多数的终极关怀都被认为来自于宗教或信仰。比如,张岱年先生认为终极关怀就是返归本原^[10],而托克维尔则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终极关怀),就必然受人奴役”^[11]。如果纯粹从信仰角度来衡量,我们的英语学科真的缺乏终极关怀。一方面,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英语学科的本原是什么,它为何而来,要去哪里;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也不去考虑英语学科是否还有信仰,它最终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些什么。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受到利益的制约,但文化关系的紧张与敌对也是导致国与国之间误解或冲突的重大原因之一。“不同的国家间、组织间和人际间的‘文化关系’,使得有些国家之间虽然经济利益竞争激烈却毫无军事冲突的可能,也使得一些国家虽然地理上相距甚远,直接利益关系也极为疏离,却彼此地远程导弹日夜相互瞄准。”^[12]国家间文化关系的好坏与文化理解、宽容、尊重的质量有着正相关,而此质量的高低无不与各国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外语教育导向应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尊重域外文化,并使学生具有多元文化的宽容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语教师和外语工作者的身份就有必要加以重新定义,即我们是人类团结与世界和平的促进者,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维和力量!但这个的前提就是外语学科一定要具备自身的终极关怀,外语教师一定要具备终极关怀的意识和理念。在此,我们不妨重新来强调一下英语学科的终极关怀:引进和介绍英语国家先进文化,同时发现和理解其文化的不足;以他者的视觉来挖掘和整理自身文化,创造和引领文化新观念;建设、完善并推介自身的文化;发现和探索人类的永恒价值,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团结。事实上,只有具备这样的意识,只有把学科与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学科才有价值,我们的目标才会变得高尚,我们的身份才会具备高贵的气质,我们的尊严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下转第132页)

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媒介市场中,能否通过照片来抓住受众“第一眼”从而实现抓住“眼球经济”的目的,就成为了媒介竞争成败的一种决定力量。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影像暴力就应运而生。而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为了抓住受众的眼球,图片编辑会根据人们的观看心理和需求来刻意寻找所谓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与此并行的是,众多新闻摄影记者在相互竞争时,为了使自己的图片能够吸引编辑的注意,也会大量地采用“视觉冲击力”来突现自己的照片。以上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影像暴力的大行其道。另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卡蒂埃·布列松所创造的“决定性瞬间”等概念,对我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影响极为强烈,这使得我们的摄影记者在拍摄新闻照片时,往往会去考虑如何抓拍到更吸引人的瞬间,而忽视整个新闻事件发展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像暴力的发生频率。

影像暴力损害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所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也使得新闻的真实性无法维系。为了片面地、一味地追求视觉冲击,而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本身进行扭曲或夸张,使照片呈现出来的影像远离事实本身,这是对新闻自身真实性的背离。不仅如此,众多研究表明,媒体中所展现出来的暴力会对青少年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对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亵渎。

因此,作为摄影记者在获取真正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新闻照片的同时,必须学会规避影像暴力。对此,摄影记者首先是要提高新闻摄影的基本能力,在

工作实践中尽量避免滥用广角镜头;其次,要练好“内功”,要准确把握新闻事件的内涵,深刻领会新闻事件的意义,只有具备深厚的“内功”,才能通过镜头发掘到能震撼人心并同时具备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照片;最后,摄影记者应当树立社会责任感和坚持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能以牺牲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新闻人物的尊严等来获取受众的关注。

总之,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摄影将在新闻媒体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媒体而言,只有将新闻的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作为宗旨,以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作为探寻对象,把媒体的教育和娱乐等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现实自身的跨越和突破。而在这其中,正确地理解并运用新闻照片的视觉冲击力,避免新闻照片中的影像暴力,则是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在“读图时代”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 [1]李厉. 浅谈新闻摄影的视觉冲击力[J]. 新闻界, 2006(3): 135.
- [2]马千里. 关于视觉冲击力的解读[J]. 美苑, 2010(4): 62-64.
- [3]陶成鹏. 新闻图片视觉冲击力真义[J]. 传媒观察, 2009(1): 58-59.
- [4]约翰·伯格, 让·摩尔. 另一种讲述的方式[M]. 沈语冰,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5]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6]陶成鹏. “视觉冲击力”实践路径评析[J]. 新闻传播, 2008(8): 24-25.

(上接第120页)

文化自觉与自决是英语学科建设的敏感点,如何在学科建设中把握文化自觉与自决永远是英语学科的使命、责任和义务。倘若无法把握这个敏感点,英语人就不会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倘若没有学科的终极关怀意识和理念,英语学科就难免会沦为工具性的学科;倘若走不出学徒心态,英语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就只能亦步亦趋,而无法抓住“二度符号化”和阐释学过程中的创新机遇。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英语学科也就毁于一旦,“达芬奇”式的崇洋剧也将永不停息。

[参考文献]

- [1]刘康. 全球化·民族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5.
- [2]尹丕安. 跨文化交际: 理论与实践[M].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6-7.

- [3]张绍杰. 扩大教育开放给外语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兼论外语人才的培养[J]. 中国外语, 2011(3): 17-19.
- [4]张法. 跨文化的学与思[M]. 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 2006: 1-2.
- [5]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7.
- [6]张唯如. 从《中国震撼》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J]. 党建, 2011(5): 41-43.
- [7]麻争旗. 影视译制概论[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 [8]阿尔温·托夫勒. 权力的变异[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318-319.
- [9]胡潇. 文化的形上之思[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 64.
- [10]张岱年. 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1993(3): 95-97.
- [11]托克维尔. 美国的民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539.
- [12]潘一禾. 文化与国际关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2.